

补翼人

■唐煜琳

诗海拾贝

潘子怡的诗

竹纱

古琴如长夜
张着丝丝馥郁的心弦
托梦海棠莫依窗前
听完月色 融入芬芳的流泻
我提笔写实 织簇簇蝉声
满地银霜 未解谜中暗语

三卷长书 浮光半日以遣世虑
总等晓啼 虚空中握住史书中残影
在汨罗江岸 离骚韵未泯
若在楚河 便掀起浪漫之遗风
忆昔南塘春半、风和马嘶
千秋慵倦 难料双燕何栖
只如竹纱 盖住半句
仍成长河与山川辉映

客子

余晖戏影 古道生烟
致使青蝉惊怯
而后褰裳涉水地飞离
木雁对语 问行人
可是往杏花村去？

苍秀落日 熔断马背上的心骨
方才浅斟低吟：一段馥郁的思绪
拇指穿越夕阳
洗过尘埃里的烟火

仿佛涓流
淌过数次 未曾叩门
热势褪尽 铜绿不改颜色
只是目光交涉 溪流便柔软
回首一脉长堤
依旧染我青衣

庭夜思

楼台湿彻了一夜
汲满水的台阶吮吸着残雪
步履所至 扣响足尖弦音
碾碎残叶 如生命折叠

转角停梅
刹那间闯入眼帘
瞭解一望山溪
是手中溢香的茶茗

不知万物何化
总都俯仰天地之鼻息
也许是从诗经到楚辞
一树梅花应季隐秘地落下

我执笔题序
拓印于雪
不知谁的素手将翻过
梅花停下时风月的背面

我的命运上空有一片乌云，而我的心里住着一群“太阳”，他们的名字叫老师！——题记

太阳在空中忽隐忽现，一片又一片灰黑的云朵聚拢在它身边。夏去秋来，天气逐渐变冷，每一个人都渴望明媚的阳光。于是他们有的厌恶乌云，有的憎恨乌云，有的同情乌云，只有太阳，把它们聚拢在身边，一点一点去温暖它们……

“女子，等会特校老师来了，快准备洗脸吃饭。”

听到妈妈的呼喊，我的记忆来到2018年，这一年，我因为先天脊椎病的严重恶化，不得不辍学回家。本以为从此与学校、老师再无关系，却不想刚好碰上2019年郟阳特校的送教上门计划。可能这就是上天对残疾孩童的另一种补偿吧，我顺利成为他们送教中的一员。像断了翅膀的鸟儿重新缝补好羽翼，他们带我飞出了辍学那段迷茫又无助的时光！

想到这里，我开心地收回双眼，驱动轮椅来到母亲身边。欢快地把手伸进洗脸盆，逗得水波一圈一圈往外荡漾，将上个月一位特校老师给我带来的棉花糖放进嘴巴里，甜味也像这样一圈一圈在我心里扩散。马上又要见到他们啦，我止不住心里的欢喜雀跃。即使我们已经认识三四年，见过很多很多次了。

“耶，今天早上喝粥啊！爸妈，你们说老师早上来吃没吃饭，要不要给他们留一点？”我这么说着，顺势斜身看了看锅，只见锅里一颗颗饱满又金灿灿的小米，正静静等着人来品尝。妈见我偏着大半个身子，生恐我从轮椅上摔下来，忙笑道：“多着咧，老师来了给他们煮鸡蛋吃，比这还有营养，你快喝你的。”

听妈这么一说，我猛然想起我家有鸡蛋，于是接着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吃完早饭，我出门发现太阳高了一点，山上植被看起来更清晰了。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植物凋零的季节，大片大片的树叶开始回归母亲的怀抱，但与此同时，我们家门前种的一片青菜却绿油油地茁壮成长。天空的乌云似乎没有那么厚了，太阳公公一点一点温暖了它们悲伤的心，让它们变得雪白轻盈起来……

“煜琳，早上好呀！”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忙抬头寻声望去，只见三四个背着包提着袋的人，从山路上气喘吁吁地走来。我一边回应一边驱动轮椅上前，心里却纳闷他们怎么没有开车上来。结果就见他们布满泥土的鞋子，再回头看他们身后的路：我忽然想起，前几日一直下阴雨，山路早开不上车来。

因为屋里太小，妈妈早已在家门口摆好了桌子和凳子。老师们刚放下手里的包，没有来得及坐下喝口水，便先向我嘘寒问暖：“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看了哪些书啊？老师这次……”说着给我拿了很多书。

“哇！《少年文艺》！”我激动地喊出了声。没想到前几日随口一句“我最近在看《郟阳文学·好少年》杂志”，他们这次就给我带来了《少年文艺》，高高的一大摞。我捧着书，透过边角看见老师们勒红的掌心，以及一个装着书断裂了的手提袋……啊！我终于明白那个老师的裤腿上为什么也有泥了，原来她抱着书，看不清脚下的路。

眼睛像早起的乌云，随时都可能滴下水来，而心里却像此刻晴空万里的太阳，一片暖洋洋。

一位特校专门为我请的男老师，拿着电脑坐在了我身旁。我听校长介绍了他优秀青年作家的身份，既感动老师们对我如此上心，又有些怯怯地看着男老师，我的文笔如此稚嫩，写的也尽是小家小事，而且……

自从周三校长把我一年写的文章编辑到一块发给我，让我认真检查一遍，然后出一本小册子后，我就连夜把所有的文章都看了一遍，并揪出了许多错

别字和语句不通之处。今日这个拿电脑的男老师，便是专门来为我现场修改的。我内心有些忐忑不安，既害怕那么多小问题会把老师弄烦，又加上我坐轮椅，显然比坐在凳子上的老师高一些，电脑不大，字又很小……

正犹豫要不要张口说我看看不清，男老师就已经细心察觉了出来，他用一只手做底盘，一只手扶着边角，将整个电脑托了起来。我刚还在考虑拿起来也没有地方放，这下被老师托得平稳又清楚，我不免与老师会心一笑。

我们一点一点融入到文章修改里，他的平易近人渐渐打破了我因为他身份带来的拘谨感。我们讨论这篇文章的“蝴蝶”应该怎样引起回忆，自然而然地打开整篇文章，商量那个地方应该用这个字更形象，还是用那个字更生动；思考这里是用温婉如水的情感慢慢书写，还是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

和那位优秀青年作家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女老师和一位校长，校长坐在旁边默默倾听，偶尔发表建议，两位女老师一个站在我左边，一个站在我右边。右边的老师细心地帮我抱着书，时不时地引导我；左边的老师，边看电脑边夸奖我。

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什么阴影挡住了，才发现太阳早已挂到中天。今天的天气有些反常，阳光热烈，老师怕我晒，帮我挡着太阳。

我看着老师忍不住笑了：“哈哈，老师，我不怕晒的，您往后站，也别晒着啦！”刚说完此话，男老师也合上了电脑，我看到关闭前的屏幕上显示着11时24分。我们已把文章全部修改好啦。

妈妈忙端出一盘鸡蛋，鸡蛋刚递到老师手上，她就转身塞给我说：“煜琳，瞧这鸡蛋拿到手里好舒服呀！滑溜溜的，不烫不凉。”妈妈见老师将鸡蛋递给了我，赶忙又递给老师一个。没承想老师把壳一剥好，又递到了我另一只手里……我拿着鸡蛋，心里暖乎乎地说了声：“谢谢老师！”

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大？一生的旅程有多长？有多少东西可以填得满呢？光能装满整个房间，老师们一次次辛苦跋涉来为我送教到家，为我剥好一个个暖暖的鸡蛋，传来一份又一份无私的爱，我想，这些也足够照亮我的整个人生！

他们满手而来，空手而去。轻盈的步伐在渐行渐远，沉甸甸的爱却流进了我的生命。我望着老师们的背影高喊：“老师们慢走啊，下次再来！”

我在心中久久回味这几个小时，体验爱，享受爱，真是一件让人永远都不会感到厌烦的事情。然而，我知道他们是必然要走的，因为除我在外，还有八十多个残障孩童等着他们送去知识的营养。认真想想，这个世界多么不公平，可在特校老师们眼里：“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没有绝对完美的存在，生命有限，但我相信支教助学服务是常青的。”

正是他们这种“助学常青”的精神和行动，用爱的教育使很多残障孩童明白：特殊不是异类，更不一定是社会的负担，而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我们被赋予更多体验生命酸甜苦辣的机会，我们可以奋发出生命奇迹的“折翼天使”，而他们，这些送教上门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补翼人”。

老师们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之外，远处一朵洁白如棉花糖的云，似是替我在天空继续目送他们。我的命运上空有一片乌云，而我的心里住着一群“太阳”，他们的名字叫老师！

A8



作品

责任编辑：马俊杰
2023年7月4日 星期一
编辑：杨箫瑟

